

俄国觊觎海洋

对苏联海上力量扩张的研究

[日] 戴维·费尔霍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俄 国 覬 觎 海 洋

对苏联海上力量扩张的研究

〔英〕 戴维·费尔霍尔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俄国觊觎海洋
对苏联海上力量扩张的研究

〔英〕戴维·费尔霍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5 字数185,000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统一书号: 3171·107 定价: 0.76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争夺海洋霸权，是美苏在世界范围内加紧争夺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战败，英、法衰落，美帝乘机攫取了世界范围的海上霸权。1964年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妄图实现老沙皇没有实现的建立世界帝国的迷梦。为了挤进美帝的传统海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力扩充海军，向世界各大洋扩张，与美帝展开了争夺海洋霸权的激烈角逐。到六十年代末期，苏修的总参谋长已经在得意忘形地吹嘘他们的“成就”，说道，“可以把苏联排斥在世界海洋之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将在世界上所有的海洋行驶——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

戴维·费尔霍尔在《俄国觊觎海洋：对苏联海上力量扩张的研究》一书里，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近几年来进行海上扩张有较详细的分析。作者说，苏修之所以如此，其目的是想成为海上超级大国，从而要取得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他说，苏修的海上扩张不仅表现在海军方面，在商船业和渔业上也都反映出来。

作者在本书中回顾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海军建设的历史，并指出在苏修领导集团内部对扩充海军一直存在着两派争论。一派坚持传统的看法，重视常规武器。一派认为，一切海军任务，都可由潜水艇、驱逐舰和高速巡逻艇来完成。赫鲁晓夫就是竭力支持后面这个论点的。他认为在导弹世纪，把大量资金化费在巡洋舰和航空母舰

上是多余的。自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海军战略更进一步从传统的防御战略，转变为攻击战略。

本书有一章专门介绍苏联舰队的组成情况并和英美海军在舰龄上、数量上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作了对比。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苏联海军的实力。

本书对苏联商船业的发展和规模作了介绍，又特别谈了苏伊士运河封闭后对苏联和其它各国的影响以及各国对重开运河的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苏联的拖网渔船在世界各地大搞间谍活动，这是人所共知的，本书对这一问题的材料虽不多，但作者对苏联渔业的内部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却有详细的介绍。

此外，苏联为了配合海上力量的发展也进行了大量的海洋学研究工作，有些成果已用于军事和渔业。本书介绍时把它和美国作了比较。

作者对苏联的海上力量扩张忧心忡忡，他认为：“最令人注意的不在它们的特殊冲击，而在于它们的规模……”，因此他向英国政府建议，“象英国这样‘天然的’海洋国家，应该特别注意，广阔的海洋实在是食物和矿物的来源，而在这一方面，开发还不过刚刚开始。”

费尔霍尔原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离校后在英国皇家海军担任俄文翻译，现任英国《卫报》国防记者。作者在编写本书时，曾得到英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驻伦敦代表在资料等方面的帮助。

一九七三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警惕和自满	3
第 二 章 冰和海上封锁恐怖症	7
第 三 章 破冰船和北冰洋航线	18
第 四 章 困难重重的海峡	45
第 五 章 经济形势逼人和海运事业	59
第 六 章 商船队的前景	77
第 七 章 有计划的航运业	108
第 八 章 俄国的海运政策	123
第 九 章 海洋学、渔业和潜水艇	157
第 十 章 海军战略的演变	190
第十一章 碧海绿水中的红色舰队	217
第十二章 军事援助和政治影响	241
第十三章 苏伊士运河以东	252
第十四章 对运河的热情突然下降	263
第十五章 海军舰艇	272
第十六章 当前苏联的海军战略	282
第十七章 究竟谁受到损害?	287

附录一

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	291
-----------------	-----

附录二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组织的舰队对比	296
-----------------------------	-----

前 言

毫不惭愧地说，这是一本新闻记者所写的书。它试图不用专门术语来解释苏联的海上力量，让非专业人能全面了解当前情况。本书应该使读者正确了解各种各样新的发展情况；或如和我一起《卫报》工作的同事有一次谈起我们的职业所讲的那样，“要保证，不使读者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情况有大吃一惊之感”。在我觉得我的评论和分析加进去是有用的地方，那我就加了，但是我故意直接从主要的苏联文件中引用材料，因为其他人或许是没有这种材料，或许是不经过翻译不能阅读。另一方面，有的情节其本身是有叙述价值的，我就叙述了。

我首先应对我的妻子帕梅拉表示感谢，因为她为我在家里做好准备工作——而家中有了三个小孩，安排是够费事的——因而在过去十八个月，我的写作工作得以在这里进行。

至于就工作本身来说，我是深深感谢邦戴·巴克斯，他是负责这项计划的一些不可少的研究工作和一般的组织工作的。在伦敦的美国海军代表拉塞尔·哈尼司令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霍姆·库克上校，一直协助我找寻资料来源，使我和专家们接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特别感谢哈尼司令，他为我阅读文稿，并从技术角度提出评

论。在商船海运方面，通过诺曼·道格拉斯先生的关系，海运协会给我的不断合作以及专家们的意见都是可贵的。埃德加·扬司令欣然借给我一些苏联书籍，这些在国内是无法弄到的。

关于苏联的渔业和北冰洋的活动，我主要是依据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的特伦斯·阿姆斯特朗博士的意见和他的著作。我也很感谢劳埃德船级协会的约翰·卡什曼和他的同事们，使我能利用船舶登记簿方面的、独一无二的统计材料。我要特别对苏联商船的海员及其官员致以谢意，虽然我不能一一提他们的姓名，他们在船上和岸上接待我，并尽全力对我所提的无数问题一一予以答复。

《简氏战舰一览》和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实力对比》都是我的重要参考书籍，象不具作者姓名的《苏联商船》自去年出版后的情况一样。

最后，我要感谢琼·费尔霍尔，她欣然同意描绘地图和图表，帮助我解决了困难。

写于切姆斯福，1970年11月。

第一章 警惕和自满

可以把苏联排斥在世界海洋之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帝国主义者不再能独霸海洋了。我们将在世界上所有的海洋行驶——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

当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于 1968 年发表他的趾高气扬的挑战时，他不仅想到了在地中海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对峙的新组成的苏联舰队，而且也想到了开始在美国海岸巡逻的核潜艇。迅速扩大的苏联商船队，当时正在为挤进西方各项航业会议，准备发动首次运动，并声称“为达到目的，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几乎是按军事规格组织起来的苏联拖网渔船队，正在冲入一向是英美渔民捕鱼的渔场，而苏联的海洋学研究船队正出现在世界各大洋的每一个角落。

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是从未以这样引人注目的形式倾全力于海洋的。如果英国的《笨拙》幽默杂志的漫画家们还在画俄国熊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把这种陆地动物改画为一头正在跳入北冰洋的北极熊。但是这并不是落后的十八世纪君主制的行动；它是一个集中的共产主义官僚政治，思想意识上是致全力于击败资本主义，而且是一项把现代海上力量的所有因素全部调动起来的行动，

因此其整体所发挥的力量，比一个一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力量，要大得多。

美国人，或者应该说是他们中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少数人，已经慌张起来了。肯尼迪总统说过：“控制海洋就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美国要保护它的安全，就必须控制海洋”；可是，在这重大的对峙上，美国所凭藉的力量，是一支仍以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舰只为主的超龄海军，是一支收费过高、无法竞争、逐渐淘汰的商船队，一个走下坡路的渔业以及分布很广而又支离破碎的研究工作。与此相比，苏联的装备几乎都是过去十年有目的地制成的，毫无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中所遭遇的那么许多政治和商业上的阻碍。从一切迹象可以看出，它的使用也都有目的性。

“苏联正在兴建的海军以及它正在运用的海上力量，都是为了要在对美国和其它自由世界国家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而提出的共产主义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段话引自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1968年所责成编制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既提出了警告，又攻击了美国政府的自满。报告提醒美国人，越南战争的补给，大部分是靠海运，而且这场战争是在海军占绝对优势下进行的——将来不能把这种情况认为是当然的。报告警告美国人，美国正在迅速地失掉它的海外基地，英国正在撤出远东和波斯湾，并且美国的海军建设正在以“极其危险的缓慢速度”进展着。该报告力促美国要采取一项更有闯劲的海上政策：

对美国失掉海上优势表示同意，就是对接受划时代规模的

灾难表示同意。美国及其盟国的自由是建筑在对海洋的控制。不过，修建商船及建立新型特种部队和舰队都需要费很多时间。为了阻止苏联实现其海上野心，美国在未来几年内只有采取更有闯劲的行动，从速加强以海洋为根据地的全部战略部队。

英国的反应最初比较冷淡，自从大战结束以后，皇家海军对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大多数都是厌倦地回避了。英国在商业航运方面仍然被公认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但当它在这方面一感觉到苏联扩张的冲击后，告警信号就发出了。1968年海运协会会长格迪斯勋爵在讲话中指出，日益增长的苏联航运已投下了“又长又暗的黑影”，他的同业正在竭力设法要求政府予以协助——对于这样的协助，过去他们是假装藐视的。渔业很早以前就向皇家海军呼吁，要协助阻止苏联船队在沿海岸活动，以免把渔场捕捞一空，而且渔业不安地注意到，北大西洋的渔业资源的保护政策，现在是依仗于强大的苏联渔业的合作了。

英国前任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在预测苏联作为一个海洋强国出现时，用了新闻记者的职业语言总结过，说这个问题很可能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是新闻记者笔下忙着写作的问题。^①

本书的第一个目的是从历史上和地理上对苏联的海上扩张进行透视。然后对苏联的海上力量的主要部分一一加以探讨，看看它们是用什么组成的，怎样行动的，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在海军方面主要和美国进行对比，在商业航运和渔业方面，同英国进行比较。最后，我对已宣

^① 《卫报》，1968年5月18日。

布的苏联政策进行了分析，以便鉴定适当的反应应该是警惕呢，还是自满呢？换句话说，以便决定苏联商船队对西方商业航运是一种威胁呢，还是不过是一种挑战呢？苏联的深水渔业和水道测量研究的规模到底和西方有无关系呢？苏联的海军战略是否已从它早期的防御性的和以陆地为主的立场，转变为基本上是侵略性的和世界性的立场了呢？

第二章 冰和海上封锁恐怖症

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天然的海洋国家，那末苏联就恰恰相反。苏联拥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南部和西部与其它国家接壤，在边境上，军队曾时常出入作战。在北方和东方则是一片汪洋大海，直到七十年前破冰船发明以前，这些海洋其实也等于是陆地，因为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结冰的。

的确，俄国人在三个地区，即巴伦支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是能找到俄国海员梦寐以求的通往“不结冰海洋”的出路的。在通往北方的公海上，它们现在有摩尔曼斯克港，这个港口虽比它的邻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更接近北极，而冬天通常并不结冰。但是面对着要由北冰洋的这个角落出海，把南方的莫斯科的货物送到海参崴的同胞的问题，人们也就明白，俄国人为什么情愿兴筑一条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了。至于俄国人可以把船驶到西方和南方不冻公海的两条狭窄的航道，有着极其不利之处，因为航道经常是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在今天这是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土耳其横跨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而丹麦、挪威和西德则守卫着波罗的海的出入口。

在太平洋这一方面，冬天只有窄窄的一条沿海岸的流冰群延伸到南方的海参崴，通往日本海的南部入口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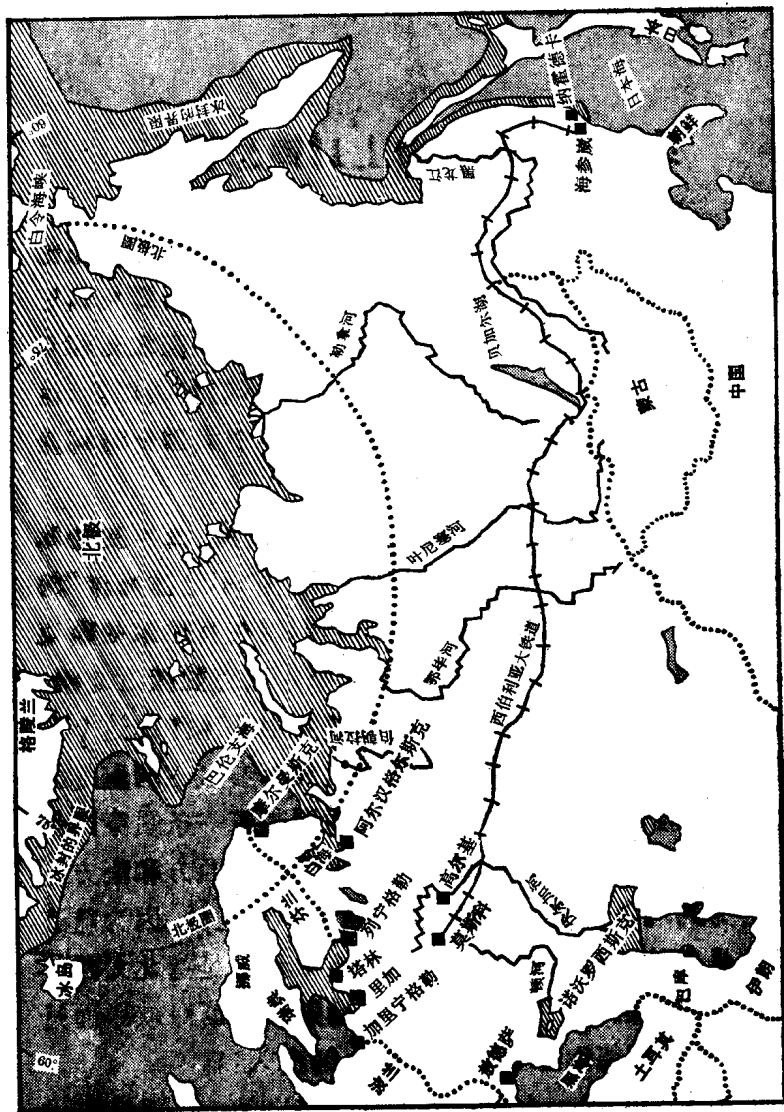


图1 苏联和它进入公海的出口。标明黑色的地区，通常在冬季是冰封的。

当宽阔，这个地带，便是本世纪初，日俄战争时，俄国想发挥海军力量而招来灾难性大失败的场所。不仅是地理原因，还由于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俄国人对于日本海所怀有的海上封锁恐怖症，没有象对黑海和波罗的海那样厉害。

即使在西方，封锁的威胁对于俄国的商船航运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因为至少直到最近，俄国是自给自足而有余。但是它的海军司令员却始终惴惴不安地担心他们的舰艇会轻而易举地被封锁在冰块里（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样的），因此，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在俄国的外交政策上一再出现的计划，是要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这两个海的出海口。

彼得大帝于1703年第一次获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口，当时，他的军队摧毁了涅瓦河口的瑞典要塞；为了避免有任何人不了解他的帝国野心的方向，他将它改名为圣彼得堡，开始在那里的沼泽地带建筑一座又宽大又优美的新都城。

这个沙皇在伊兹梅洛沃湖上驾驶一条英国船，掌握了驾驶船舶的技术。他在年轻时常到莫斯科的外侨居住区去，曾经听到过象荷兰航海家弗兰茨·蒂默曼这样的人的谈话。后来，他参观了荷兰的造船厂和英国的海军船坞，亲自学会了一些航海技术，并且招募人员兴建和驾驶自己的海军舰只。经过二十一年的陆、海战争，在他临终前，把瑞典人赶出了东波罗的海，并掌握着一支由八百条舰艇组成的海军。如只从狭义来说，俄国已成为一个海军国家。

但是彼得大帝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波罗的海。他既和瑞典人作战又和土耳其人作战，曾有一个时期，获得了穿过亚速海通往黑海的出口。但是这个任务一直留给了该世纪末叶卡德琳娜二世，由她一劳永逸地突破了这条南方海岸线。她和彼得大帝一样有帝国的冒险心，把彼得兴建的海军加以重整，并延伸了航程。1770年她在爱琴海的查斯姆和土耳其海军作战，获得了辉煌胜利，四年后她强迫他们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这个条约使她的舰艇获得了在黑海自由航行及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一支俄国海军分舰队驶进了东地中海，这个女沙皇的顾问开始拟订瓜分土耳其的计划。

叶卡德琳娜二世明显的野心在英国人心目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些怀疑逐渐产生出强烈的“主战论”。诚如十九世纪英国音乐厅里的歌曲所指出，这种论调是想阻止俄国人从土耳其海峡冲出来，威胁到英国前往印度的航路。歌词说：

“我们并不要打仗，可是一旦打起来，就能坚持战斗，
我们有船，有人，又有钱，
我们曾跟俄国熊开过火，只要我们还是真正的英国人，
俄国人休想占领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彼得大帝和叶卡德琳娜的宏伟海洋计划并未得到彻底执行。充其量只是俄国人在西方和南方获得海岸线后，通常是维持一支相当的力量来防卫它。然而，他们确曾显示了他们迄今仍保持的技术革新天才：在上一世纪的中叶，帝国舰队在布雷的发展上是领先于世界的，并且作了令人信服的范例，首先是发明了高爆炸性炮

弹,然后又发明了鱼雷,用它们击沉了土耳其战舰。在二十世纪中叶,以色列的驱逐舰“埃拉特号”成为第一艘由水面对水面导弹所击沉的舰只,这支导弹是由供给埃及使用的俄制导弹巡逻艇所发射的。

但是,过去与俄国的海军热相对照的却是官方对海军的漠视和办事的无能。因此,当1904年俄国和日本作战时,西伯利亚大铁道刚建成准备作出其贡献,但是志愿商船队毫无贡献可言,沙皇建立这个商船队的原意是要用来支援他的新战舰,但未尽其全力加以推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实际的需要再加多年沿袭下来的军事思想,使苏联海军限制于海岸的防卫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甚至在六十年代时,一支苏联海军分舰队出现在印度洋“炫耀一下旗帜”——这是英国皇家海军几个世纪以来经常干的事情——则显得很寻常,就会引起全世界的报纸议论纷纷。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俄国的世界性海洋力量是一个很突然的现象,人们不得不对它的真实性和持久性发生怀疑。苏联目前为了维护其利益,显然已决定要派遣挂有镰刀和斧头旗帜的舰艇和货船到每一个海洋去巡逻,但是,它如果要跟美、英这样的海洋强国并驾齐驱,就必须克服在陆地上根深蒂固养成的对海洋的畏缩。例如,可以看一看迄今为止几乎仍是难解之谜的对马海峡之战。

“我们知道,俄国不是一个海洋强国”,沙皇手下的一名舰长于1904年出发前这样说过。“我们不会得胜的,但我们将学会如何死法,我们决不投降。”谈到死,他的话